

昨日重现

家乡的渡口

文/罗依衣

我的家乡有一条小河,从山那边弯弯曲曲地流过来,又从村东头静静地流过去。河不宽,却很深,两岸的人们要往来,就得靠渡口。那渡口,就在村东头的老樟树下。

老樟树有多少年了,谁也说不清。祖父说他小时候,这树就这么大、这么老了。树身要好几个人才能合抱过来,虬龙似的枝干伸向四面八方。树冠浓密得像一把撑开的巨伞,把整个渡口都罩在荫凉里。夏天的时候,树下总是聚着些等船的人,男人们抽着烟,女人们纳着鞋底,孩子们则围着树干追逐打闹。船还没

来,笑声先到了对岸。

摆渡的是老陈,从我记事起,他就守在这渡口了。他有一条不大不小的木船,漆成黑色,船舷上留着日晒雨淋的痕迹。船头常泊着一支竹篙,船尾搁着一支木桨。老陈摆渡不用桨,只用篙。他站在船尾,把竹篙往河底一撑,身子微微一倾,船便离了岸。再一撑,船就到了河心。他撑篙的样子很好看,不急不缓的。船到对岸,他收篙,点上一支烟,等着要过河的人上来,再撑回来。

小时候,我最喜欢跟着母亲去赶集。每逢初二、初五、初八的日子,我们就要从这个渡口过河,到对岸的镇上去。天还没亮,母亲就把我叫起来。河面上罩着一层薄薄的雾,对面的村庄、树木都朦朦胧胧的,像隔着一层纱。老陈已经坐在船上了,他的烟头在晨雾中忽明忽暗。上船后我喜欢趴在船舷上看水,河水清亮亮的,能看到河底的水草轻轻摆动,偶尔有小鱼

从船底下窜出来,嗖的一声就不见了。雾慢慢散开,太阳从东边的山头上露出来,把河水染成了金色。妈妈和老陈说着闲话,哪家的稻子成熟了,哪家的媳妇生了儿子,声音轻柔,和着船下的水声,好听得很。

其实后来河上是修了桥的,水泥桥,很宽,可以走汽车,但是村里人还是喜欢走渡口,说桥太远,要绕路,又说桥上的风大,不如船里自在。我知道他们是想和老陈说说话,在船上多待一会儿。那几年,老陈更老了,头发全白了,背也弯了,可是撑篙的姿势还是很好看。他总说:“这个渡口大概撑不了多久。”他说这话的时候看着河,眼里有着说不出的神情。

直到那年春天,老陈病倒了。他儿子从城里回来,接他去医院治病。临走那天,老陈在渡口待了很久很久,摸着老樟树的树干,一句话也没有说。后来还是他儿子把船卖了,带着老陈走了,从此之后,渡口就空下

来了,只有老樟树还在原地。刚开始还有人会经过这里,要绕很远的路去另外一座桥上过河。慢慢地,来往的人就越来越少。老樟树还活着,但树下再也没有等船的人。

前年秋天,我又回到了家乡,特意去渡口看了看,老樟树比以前更老了,树上的枝干依然茂盛,但树下的荒草却越来越多。对岸的村子也发生了变化,一排排白墙黑瓦的小楼拔地而起,十分壮观。河水还是那么清澈,缓缓地流淌着。我站在老樟树下,耳边似乎又响起了老陈撑篙的声音,眼前仿佛又出现了母亲坐在船头的情景,河面很静,静得让人心慌。

忽然想到唐人皇甫松的《梦江南》“闲梦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潇潇。”但是我的江南,我的渡口,大概只能在梦里相见了。不过转念一想,这个渡口虽然没有,但它一直都在我心里,在每个从这里走出去的人心里,这就够了。

都市心情

报刊亭

文/李 晓

报刊亭,它是城市温情的街角风景,它和这座城市的商场、医院、修理店铺、日杂店一样,烟火袅袅中流淌着一座城市的民生温度。报刊亭,它是一座城市的文化符号,也是抵达人心的精神家园。

我住在一座繁华大城的边缘,在绿荫葱茏中,那些马路边、小巷口曾经伫立的报刊亭,让我感觉,似停泊在湖水中的一叶扁舟,荡漾着一个城市内心的律动,摇曳着城市的市井烟火。

这些报刊亭,有绿铁皮的,也有不锈钢的,我最喜欢的,还是老式绿铁皮样子的报刊亭,总让我想起一辆缓缓奔跑的绿皮火车。这些小巧的报刊亭,大多只能容身一两个人,里面却挂着上百种报纸杂志。我在一个城市生活了这么多年,这些报刊亭,也如卖早点的那些豆浆店、油条馒头面包店一样,一眼望去,满是温情。

我在城市闲逛,通常停歇的地方,就是一棵树下、一个报刊亭前。“张叔,给我来一份晚报。”我掏出早就准备好的零钞,递给张叔,张叔同时把报纸递给我。我在一棵树下,与风一同打开晚报,一个城市的漫漫气息,就在一份报纸里将我贯通了。记得一个人对我嚷嚷过,说报纸上那些鸡飞狗跳鸡毛蒜皮的消息,掩

盖了真实的生活,我对那人说,这才是最真实生活的气息,抛开那些宏大叙事,最真实的生活,其实大多是小葱小蒜萝卜白菜。

一旦我出差去外地,张叔就把我平时购买的报纸杂志留着,等我回来,他把一叠报纸杂志笑咪咪交到我手上。我在外地的日子,常感觉失魂落魄,找不到自己了,原来,我是担心遗落了故乡的消息。等我回来,把那些日子里攒着的报纸摊开,捕捉小白菜、土鸡、土豆在市场上的价格,让一个真切的城市,又投入远行者归来的怀抱。

而今早已是一个网络阅读的时代,而我还是一个执拗的纸质阅读者。比如我长期阅读的几份报刊,也可以在网络上阅读电子版,但我依旧喜欢购买、订阅纸质出版物,那一份抚摩纸张的感觉、油墨的清香,是我能够独享的。这就像一个你思念的人,见面远比在视频里相见真切温暖得多。假如杜甫归来有了手机,那些万里山河中的思念之诗,或许也会苍白很多。

去外地,我也喜欢像去访问一个老朋友那样,去寻找那个城市的报刊亭。我了解陌生的城市,通常不是一张地图,而是一份报纸,一份杂志,或者几样小吃。通过阅读,似乎可以了解城市的面容,而小吃,可以熟悉一个城市的气味。有次我去一个大都市,一直走了好几里路,竟没看到一个报刊亭,就像去寻找一个走失的人一样,心里莫名慌乱起来。

就说我经常购买报纸杂志的那个报刊亭,它的主人是70多岁的张叔。十多年前从乡村移居到城市,全家四口人就靠这样一个报刊亭过日

子。张叔的报刊亭,还顺便卖一点香烟和果汁饮料,城里好多店铺半夜打烊了,我看见过一些夜生活的酒醉者,靠在张叔的报刊亭边呕吐,热心的张叔赶快出来扶住那人,递给一瓶水喝。报刊亭一大早就营业,因为那些刚从印刷厂里出来的报纸,最先到达的地方,就是这样的报刊亭。张叔和妻子整天轮流守候在报刊亭里。记得有一次,一场暴风骤雨把张叔报刊亭里的报刊浇得水淋漓的,我看见张叔把头趴在报刊亭前伤心掉泪。我曾经见过的一个乡下人,匍匐在被雷雨击倒的稻子前

颤抖摩挲着,也是那个样子。

3年前,张叔的报刊亭就关门了,城市环境整治,报刊亭也被拆除了。城市里的报刊亭,这些年像冰棍一样融化不见了。有次我看见一个网友在网络里深情怀念报刊亭,形容说像蒙住风中烛火那样,一下、两下……最后还是在风中熄灭了。

我想,许多年以后若再想起这些报刊亭的模样,它们俨如深蓝海水里徐徐浮现的岛屿,在湿漉漉的雾气里,再次跟我们这些老读者打着一个苍凉道别的手势,那也是一个时代离开的手势。

公告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2025年度第六十批次建设用地,位于临河街至阿木尔北街(石化三路南段),地上有附属物需补偿。现将补偿情况公示如下,公示期为7天,如有异议,可在公示期间内向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重大项目建设服务中心反映情况并提供相关佐证材料。如无异议,公示期结束后,我中心将按相关规定逐级上报。联系人:梁国强 联系电话:0471-2631032 电子邮箱:438985101@qq.com。

序号	补偿人	征收编号	协议日期	征地情况		货币补偿款合计	备注
				占地面积(m ²)	建筑面积(m ²)		
1	翟国平	S-5	2025/8/23	673.39	455.63	2,670,422.00	
2	王粹义	S-6	2025/8/17	675.42	685.52	2,670,304.00	
3	郝林彪	S-8	2025/8/23	839.38	560.06	2,959,019.00	
4	苏和	S-9	2025/8/14	686.14	407.22	2,712,147.00	
5	武兰枝	S-11	2025/8/23	641.37	495.27	2,556,257.00	
6	王保修	S-13	2023/8/19	1002.96	739.31	3,667,534.00	金河镇后白庙村
7	张改改	S-1	2025/8/25	149.89	99.91	657,393.00	
8	翟宇超	S-2	2025/8/24	343.72	200.11	1,241,420.00	
9	李俊华	S-3	2025/8/25	880.7	643.21	3,509,268.00	
10	黄瑞敏	S-12	2025/8/25	254.1	78.4	971,348.00	
11	米翠兰	S-10	2025/8/11	905.81	753.71	3,232,811.00	
12	王根龙	S-7	2025/8/11	902.12	592.65	3,354,616.00	
合计				7,955.00	5,711.00	30,202,539.00	
序号	补偿人	坟墓类别	数量(座)	金额(元)	备注		
1	宋忠厚	土坟	2	40000	后白庙村		
3	刘斌华	坟墓	3	60000	后白庙村		
2	张连生	土坟	4	80000	格尔图村		
合计				180000			
序号	补偿人	金额	备注				
1	王岗	15,249.00					
2	王国署	0.00					
3	裴国有	12,721.00	后白庙村				
4	赵玉琴	1,722.00					
5	后白庙村集体	144,116.00					
合计			173,808.00				
序号	补偿人	金额	备注				
1	张连生	2,498.00					
2	王福奎	4,412.00	格尔图村				
3	郝瑞霞	4,721.00					
合计			11,631.00				
序号	补偿人	金额	备注				
1	村集体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张连生	218,134.00	后白庙村,依据评估报告				
合计			218,134.00				